

毒砂掌

百羽著

国近代武侠小说名著

毒砂掌

白羽 著

辽沈书社

1990年·沈阳

目 录

第一章	洞房谈宝剑	1
第二章	南访狮林观路逢黑少年	20
第三章	客窗互窥测	44
第四章	荒林雨夜斗疑兵	65
第五章	女侠双比剑玉面留痕	82
第六章	寻仇人复被人寻仇	96
第七章	奔波儿女情	121
第八章	狮林群鸟大举北上	134
第九章	开坟悲失头颅	145
第十章	江边勘仇踪	162
第十一章	怅望水火牢投鼠忌器	181
第十二章	群侠环攻铁锚帮	201
第十三章	峨嵋一子穷林自刭	218
第十四章	血债血还毒刑讯寇仇	230
第十五章	铁莲子双头换一剑	249
第十六章	怀剑偕归	272
第十七章	狭路惊逢玉虎	289
第十八章	决斗示威	311
第十九章	乡居有客来馈蟹	333
第二十章	夺宝杀身乘虚袭宅	350
第二十一章	当门一箭回天疗妒	371
第二十二章	替夫为媒	387

第二十三章	覆巢燕骨肉重相见.....	406
第二十四章	伤心人敛怨怵情.....	425
第二十五章	女侠登门求永好.....	441
第二十六章	花开并蒂莲.....	459

第一章 洞房谈宝剑

江南镇江码头，泊着两艘官船。新任江北五河总兵官，姓陶字纡青，新由吴淞口副将，调署本镇，乃是升缺。陶镇台携带着属，循水道北上赴任，路经镇江，停舟拜客。少年壮士玉幡杆杨华偏巧在那天到码头上访问朋友，和陶府旧仆相遇。陶镇台和杨华之父本是通家至好，交谊素笃，据陶仆说：老爷时常惦念杨少爷哩。杨华便写了一份年家子世愚侄的名帖，匆匆备礼，去到行辕修谒道贺。

陶总兵立即接见，快谈良久，又把杨华引到妻女面前，给介绍了。笑对陶夫人说：“夫人您看，这就是杨靖侯杨大哥的哲嗣，十几年没见，他已这么高了。”陶夫人欣然道：

“你就是华少爷，我真正认不得你了。你还记得婶子么？你母亲可好？你今年多大了？”杨华欠身答道：“家母托您福很壮实，小侄今年虚度29岁了。”陶夫人道：“哎，你都29了，你媳妇儿不是刘知府的女儿么，你们有几个小孩了？”杨华道：“小侄的元配刘氏，数年前已经患病死去，只抛下一女，也夭折了。”陶夫人道：“哎哟，这是怎么说的，那么俊俏的一个人，怎么竟会短命呢？你没有续上么？”杨华道：“近来小侄刚刚续娶。”陶夫人道：“是谁家的姑娘，也是咱们绅宦人家吧？”回答道：“娘家姓柳，是寻常百姓。”陶夫人道：“要进门多少时候了？”答道：“秋初刚办完事。”陶夫人又问：“是在老家办的事么？新

娘子人才怎么样，我们杨大嫂子也很喜欢吧？”杨华道：

“新人也和前室差不多，小侄是在镇江办的事，家叔父主的婚，家母没有出来，家母此刻还在原籍呢。”陶夫人又问：

“你这位新娘子呢？”回答道：“现时还在此地。”

陶夫人笑了笑说道：“你们两口子大概想在外边过吧？”杨华答道：“小侄目下正打算把新妇送回原籍。成婚之后，家母还没有见过她呢。”这陶夫人虽是贵妇，依然絮絮叨叨，问长问短，谈的话一点正事也没有。杨华很客气很耐烦的答对着。陶总镇吸着水烟，面对杨华，向夫人说道：“仲英现在还没有做事，不夷不惠，坐令韶光虚度，不是我们簪缨人家所宜有的。我打算邀仲英到衙门去，给我帮帮忙，就便遇上保案，也可以干父之蛊，克绍箕裘……我听说你跟江湖上的人物结纳，风尘中多有屠沽奇士，固然很好；只是这种人难免有作奸犯科的。况且目下秘密会帮很是跳梁，你们年轻人，交友不可不慎。”说得杨华趑趄起来，他现在这个继室娘子就是江湖人物。陶夫人从旁笑道：“那好极了，华少爷若肯跟老爷到任上去，又比纯甫强多了。纯甫究竟是老爷的内亲，恐怕落闲言。华少爷，你现在不是没有做事么？你本是萌生，你跟我们上任，帮着你二叔，忙忙；遇上机会，把你保举上去，凭你这样人材，一定是一员虎将。你不要在外头瞎混了。”

杨华见陶总兵夫妻意气殷勤，颇有允意。他自己也曾盘算过，年当少壮也该励志功名，真个的在江湖上浮游一世么？陶镇台眼望着他，似要等他回答。他便欠身肃对：“既承叔父大人不弃，小侄理应遵命效劳；只是小侄还有一点私事羁身，不能立刻追随大人赴任。我有心在半年后再去，但我想叔父大人此番荣擢，一到五河，接收整饬处处需人，忙的时

候小侄不能去，不忙的时候才赶了去，小侄心上觉得不安。小侄为此犹豫，我还能在叔父婶母面前说客气话么？”

陶镇台点了点头，说道：“你是不能即刻动身……”底下的话没容讲出来，陶夫人就笑着接过去了，说道：“你有甚么私事？你别是新娶了媳妇儿恋家吧？你不会把侄媳妇也带到任上去吗？”说得杨华忸怩起来，连说：“不是，不是为这个。”陶总兵也笑了，仰脸想了一回，说道：“这五河卸任的总兵，跟我也是老友，预料盘交营底，点收官项，还不致有甚么麻烦，你既一时不克分身，那么半个月以后呢？……半个月还不行，那么索性到明年春正呢？”

杨华至此再不能推托，立即站起身谢了栽培。陶纡青笑道：“我也不给你下聘书了，你也无须道谢。我有两个缺，打算给你留着，一个是营务处帮办，执掌军纪军法。一个是教练官，训练士卒。营务处是文，教练官是武，随你挑选。一转顾夫人道：“还有总文案的事，胡道台给我荐了一位绍兴老夫子，听人说他奏牍上并不怎么样，只会寻常的八行和檄札咨禀罢了，我还想邀纯甫帮办文案。”又谈了一阵闲话，杨华告辞，陶总兵亲送出行馆，到了门前，杨华紧行数步，回身拜别。陶总兵含笑拱手道：“我们明年春初再见吧。”在镇江酹酬三两日，陶总兵吩咐开船，过江宁拜客，又摒挡数日，即转赴江北五河就任。

杨华回转镇江府城寓所内。小楼一角，上下四幢，这是杨柳夫妇新婚的洞房。这洞房可算是玲珑小巧的家，室中院内铺陈一新，娘子柳叶青就在楼上，由师兄鲁镇雄拨来一仆司厨，一婢执炊。新娘子柳叶青打扮得花枝招展，满头珠翠，穿绣花鞋，系百折裙，颇有新妇的模样了；只是说话大嗓门，走路大洒步，没很改过来。她的嫩白的手，依然是玩

惯了刀剑，不会拈针走线，她的衣钮开了绽，她依然着急。她学不会缝缝连连，做了几个月新妇，只学会炒鸡蛋。

玉幡杆杨华拜客回来，来到家门，扶梯上楼，小婢掀帘子说道：“二爷回来了。”新娘子小步走过来，立在新郎身边，等候着接那要脱还没脱下来的马褂。小婢也赶过来，等着接帽子，再泡茶水。杨华自丧元配，孤踪漫游，自己服侍惯自己；到此日胶弦重续，再温室家之好，又回到温柔乡了。新娘子努力学乖，勉主中馈，尽管上床不能剪子，下床不能铲子，可是为妻之道，正从师嫂那里偷学着呢。闺房之中，她居然也能陪笑说话，看丈夫眼色行事了。只是不要遇上事，遇上事一忘情，她还是情不自禁，独断独行与杨华抬杠。她服侍着丈夫，脱去了长衣；她等着丈夫坐下了，她也坐下来陪着，然后问道：“见过了么？”答道：“见过了。”问道：“这位镇台跟你说了些甚么，还很亲近吗？”杨华道：

“当然很亲近，我们本是世交，你猜他对我说了些甚么话？”柳叶青道：“我怎么会知道？我又……”本想说我又不是蛔虫，觉得这话又像要抬杠，连忙咽住了。她自出嫁以来，由上轿前半月起，她的大师嫂不知跟她说过多少回话，她的父亲铁莲子柳兆鸿，也告诫过她许许多多话。妇人以柔顺为正，姑娘应当把耍刀剑，闯江湖的习气收一收。现在是男家就亲，却也很好。趁这机会，练习练习，将来回家，好侍候婆婆，应付妯娌；再不可照从前耍小性，动拳动剑了。做女人的要敬爱丈夫，丈夫越宠爱自己，自己更要柔和。况有现成一个情敌李映霞姑娘摆在这里，你硬折脖颈，把丈夫搬转来，不如拿柔情蜜意拴住他。做男子的都是三天新鲜，你要自己好好修饰，处处容让着男人，他自然没有别的想头了。像这些话真难为了铁莲子，竟以严父之尊，兼作慈母之训，

屏人密语，倒像老虔婆似的唠叨起来。若像起初，柳叶青哪里听得入，但她和杨华已然经过波澜，铁莲子过于疼爱女儿，甚么细微的地方，都教到了；就是自己无法启口的话，他也密嘱徒儿，转嘱徒弟媳妇，翻开娘娘经，把柳叶青加紧教导了一回，两回，许多回。像野鸟似的柳叶青，新婚洞房中居然入了笼，颇有闺阁之风，渐汰江湖之习了。然而这话只能粗粗的看表面，山河易改，人性难移，柳叶青当时虽然默默接受了老父的训诫，日后免不了依然复发。

柳叶青陪着笑问道：“我真猜不出来，可是的，这位官老爷跟你说甚么来着？”

杨华道：“他要邀我到任上，给他帮忙去。”

柳叶青道：“你去不去呢？”杨华道：“去倒想去，只有一件难处……”忽然失笑了一声道：“只是我舍不得你。”

柳叶青脸一红，看了小婢一眼道：“别胡说，你倒是有甚么难处？”杨华面色一整道：“难处多着呢，跟你也商量不出来，还是请岳父来吧。你是傻姑娘，你出的主意比我还傻哩。”遂命小婢传话，教门房老张，到师兄鲁镇雄宅，去请岳父铁莲子柳兆鸿。

柳叶青道：“说真格的，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我父亲前些日子还说呢，你都快三十了，你又是仕宦人家，在江湖上混，未免格格不投；若是还做官，也该想法子投军谋事了。我父亲说，他和罗思举军门有点渊源，打算写一封荐信，把你荐了去。可是他老人家又说，你家本是世代武职官，你们有的是门生故吏，何必做岳父的代谋。现在果然陶镇台邀你去，这不是正好么。”

杨华道：“你倒贤惠，你舍得我去从军么？从前有人作过一首诗：“闺中少妇不知愁，悔教夫婿觅封侯。……”柳叶

青道：“你才傻呢，你出门作事去，我不会跟了你去吗？”杨华笑道：“你就忘了一样，你还能骑马么？”柳叶青嗤的笑道：“你别看我现在扭着走路，我是没法子，他们全笑话我，我不能不这么走。”说着把脚一抬道：“我们大师嫂又故意的给我作了这小鞋穿，我做了新媳妇，人没受夹板气，脚先受起夹板气了。可是遇上事，穿上我的鹿皮靴，照样还能上房，骑马又算什么呢？”

杨华低头看自己妻的脚，高底绣履，直掇起来，比平常小了一寸，又瘦又尖，真是小鞋，忍不住笑道：“怪不得你成天扭，你原来踩着寸子呢。算了吧，我不嫌你脚大，你还是把你那双大鞋拿出来吧。你不会扭，你扭的一点也不好看。”柳叶青很不好意思的笑道：“你的嘴真损。咱们还是说正经事吧，我看你还是去好，我跟了你去，我也算是上任的官娘子了。”杨华道：“想不到你也是着了官迷。你的脚能出门，可是你的肚子呢？”

柳叶青红着脸说：“那碍什么事？”杨华道：“那正是要紧的事，你有了喜了，你自己还装不晓得？你想你无缘无故的吞酸呕吐，口味无常，你是怀着小孩了。”柳叶青道：

“你倒是老娘婆，没有你不懂得的。我明白了，你一定是听大师嫂说的，她是诳你的。”

夫妻闺房调笑，等候铁莲子。杨华又道：“老实说，我打算把你送回老家，我再出门。母亲很想见你，你做儿媳的也该服侍她老人家两天，也是做子女的道理。等你分娩了之后，我的事也许有了头绪了，我再接你出来。你想我这一去，不过是帮忙，不见得准有职名；我把你带了去，也不方便。”

杨华这一番话，柳叶青听了，不由一呆，半晌说道：

“你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你就走么？”杨华道：“怎么一个人，还有母亲，还有嫂嫂呢。”

柳叶青不言语了，她的心眼里不愿意，可是这也是“为妇顺”之道，嫁鸡随鸡，自己怎好说不愿回婆家去。

杨华看着她的神气，又道：“不然的话，你一个人留在这里，你又怀着身孕，我去了也不放心。你难道说，已然出嫁，还到大师哥家寄住吗？况且，寄居产子，也不像话。”杨华说着，听柳叶青的回答，柳叶青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一个字也回答不出来了。杨华哈哈一笑道：“我明白了，我要是带着你回家，有我跟你做伴，就行了罢？”柳叶青徐徐说道：“我和婆婆还没曾见过面，你丢下我就走，我又不知道婆婆的脾气秉性，我又不会做活做饭，又有一位寡居嫂嫂，……你也替人家做女人的想想啊。我现在就好比野鸟入笼，人家已经受着罪呢，怎么你还把我送回小笼子里去。”杨华道：“看这意思，你是决计不肯回我的家了。”柳叶青忙道：“二爷，您别窘我了，我拙嘴笨舌的，我可比不上人家李映霞李姑娘。我服侍你，已然不行，藕生生的，叫我一个人回家。……”说着十分委屈，她就是没哭罢了。那知杨华是故意呕她，她越央求，杨华越慢声慢气的用话拿捏她。她窘得脸通红，就要翻腔；可是在这个时候，外面咳嗽一声，岳父老大人铁莲子已经到了。

铁莲子长袍马褂，手团着核桃，刚刚进门，柳叶青便抢着说道：“爹爹您来了，您瞧，仲英要到五河口镇台衙门做事去，他说他要把我一个人送回永城去。”

铁莲子微微一笑，杨华早迎着深深施礼，叫了一声：“师傅！”却不叫岳父，侧身往上首让坐，扭头冲着柳叶青一笑。铁莲子还了半揖，小婢过来献茶，他便就坐，接茶，

含笑说道：“仲英！你找我有事吗？可是你真要出门做事去么？”

杨华道：“是的。”把谒见陶镇台的事说了，然后说道：“师傅您看，我这就去好吗？”铁莲子先问明去就何职，次问何时到差，末后才问到家眷怎样安插，带去与否。杨华道：“小婿此行，只算是帮忙，名义好像是幕府文案，实际是做亲信侍卫。小婿要请师傅，就为商量这事可就不可就；如果可就，青妹妹跟了去方便不方便，该怎么办安置她？”

翁婿商量一阵，铁莲子认为这也是个机会，当然该就。至于柳叶青，铁莲子说：“还是叫她跟了你去，她手底下多少还行，可以做你的内助。”杨华向柳叶青笑道：“师傅你老还不知道，她此刻不便出门。”铁莲子问道：“怎么办呢？”杨华笑道：“青妹妹，你不用瞪我，这还能瞒着他老人家吗？……师傅，您不晓得，她现在身子不方便，已经三个月了。”

铁莲子道：“哦！”不由欣然，便向女儿一望。仿佛见她眉毛稀疏的，肚皮虽未现形，可是听她喘气，打嗝，似乎真象有孕了。这老人也不由一笑，说道：“你这孩子，这个事怎么还瞒着我？”柳叶青道：“您别听他胡说，这是没影的事，他信口胡扯！”铁莲子柳兆鸿又回头来，面向杨华，以目光叩问虚实。杨华含笑一指柳叶青的怀，脸上神气郑重，并不似调笑。铁莲子又转问女儿；柳叶青仍不承认有孕，并且说：“实在是他胡猜，那天我吃东西没吃舒服，吐了，他就抓住这一点，一口儿说我有了……”杨华道：“但是，你为什么又好吃酸呢？”柳叶青笑道：“我本来就好吃酸的。”

夫妻俩一味辩论有孕无孕，铁莲子说道：“你们不用斗口了，这很容易，回头请一位郎中，一个稳婆来，诊断一下，不就省得疑猜了？……若是青儿真有了身子，那么，跟着仲英一同上任，未免不方便。若是把青儿送回永城，也不大合适。因为，仲英你不明白吗？她虽做了新媳妇，却是任什么不懂，任什么不会，那可真成了丑媳妇不敢见公婆了。何况你府上又有孀居婆母，又有一位孀居嫂嫂，我这女儿又是中馈之道一窍不通，你又不在家，她自然怕去了。”

玉幡杆杨华听了，忙道：“青妹妹实是多虑，你不知我母亲多么慈爱呢，我嫂嫂更是好脾气，我敢保妯娌俩一定处得来。至于我母亲，疼爱儿女的心，更不用说了。”柳叶青摇摇头，忙要说话；铁莲子冲她一挥手说道：“是呀，正为这些个缘故，青儿一到你家，上有慈姑，中有贤嫂，她却是烹调缝洗一无所能，姑嫂不肯责备，她自己却不能不要强，她当然要担心害怕。她难道叫婆婆嫂嫂做现成的饭给她吃么？她自己的衣服破了，真格的找嫂嫂补缝么？她现下正跟鲁师嫂，加紧学习为妇之道。你还看不出来么？我们青儿是个要强好胜的人，她决不愿做笨媳妇，她可实在是个笨媳妇，所以她不敢先回婆家。她是希望着学好了做媳妇的能耐，再回你们杨家去。……我说的对不对呢，青儿？”

柳叶青低着头笑了，徐徐说道：“还是爹爹知道我。”向杨华瞟了一眼道：“你就不管不顾，一点也不体谅人家的苦处，你恨不能叫我回家作瘪子去，才好呢！”说得杨华也笑了，回答道：“岂有此理，青妹你太多心，家中有的是佣妇婢女，那里用得着你做生活？”铁莲子道：“仲英你是少爷脾气，居家过日子，就有婢仆，你也要懂得那一套，才能支使得妥贴呢。”

杨华见铁莲子口气很认真，忙改口道：“师傅放心，我只不过说说笑笑，逗青妹妹玩的。我现时不送她回家，就到将来，一定是我们俩双双偕同回去，断不会把她一个人搁在家里。我请师傅商量的，是这个事情到底该就不该就？如果该就，青妹该怎么办？是同去好，还是留在这里好？还有一节，那把寒光剑，一尘道人中毒临歿时，亲留遗嘱，手递手赠给了我。他的徒弟狮林三鸟，贪图镇观之宝，疑心遗嘱笔迹是假。欺我人单势孤，巧取豪夺，把我已经到手的剑，先扣留，后抵盗，硬给诓骗了去。这一件事，我实在不甘心；本来我是要北上邀助，克期赌盗，一定把剑弄回来。又赶上忙着办喜事，把事情耽误了。师傅上次说，要邀同武林知名的人，以情谊前往索讨，现在已历多时，我们是不是现在趁着有空，就上狮林观去一趟，把这一事先办出结果来？现在要是不去，我到五河镇署，一有官事羁身，可就没功夫了。”

柳叶青立刻矍然的站起来，说：“对，我们得赶紧找狮林观那伙子老道，把寒光剑好歹讨回来，我们决不能吃这个亏。爹爹，咱们哪天去呢？”

铁莲子噗哧的一声，笑了，笑得柳叶青蓦地红了脸。原来讨剑之事，柳叶青最为心急，最为气忿。只是这些天，她得意忘形，早把剑丢到脑后。她为了和难女李映霞情场争敌，好容易把玉幡杆杨华寻转，夺回，立刻洞房花烛，在镇江赶着办完婚礼。于是，杨华和柳叶青，得谐夙愿，终证鸳盟。李映霞从情场败落，变成了铁莲子的义女，现时随铁莲子寄居在鲁镇雄家，做了客中客。女侠柳叶青可说是如愿以偿了，在新婚三个月期间，柳叶青和杨华曾经婚变，感情以磨难而愈增坚强，真个是男欢女爱，如鸛如蝶，把什么事都忘了，只觉得良宵苦短，儿女情长。直到此刻，杨华将要

投效军门，即将别妻就业，女侠柳叶青这才想起了那把得而复失的寒光剑。一想起寒光剑，女侠柳叶青的易冲的性格又发作了。她迫不及待的询问杨华：“我说喂，你上五河总镇衙门，得什么时候去呀？”杨华微笑道：“什么时候把你安顿好了，我就什么时候动身去。”柳叶青立刻含嗔把身子一扭道：“问你正格的，你老跟我打岔，到底你那位老世叔陶总兵他叫你什么时候去？”杨华答道：“他本叫我半个月以内去，我说办不到，他叫我明年开春去。”柳叶青道：“开春去，那好极了，我们还有好几个月的耽搁。我说爹爹，我们趁这时候，就上云南狮林观去一趟，找那什么黄鹤、白雁、狮林三鸟，把寒光剑夺回来。跟手再到五河上任去，也还不迟。爹爹咱们哪天动身？”

铁莲子柳兆鸿望着女儿，不由笑了。杨华也笑起来了，说道：“青妹妹真是炮仗脾气，惯打如意算盘，看你这个意思，我们明天就动身才好。你也不管你能行不能行，也不管这路远不远。……”铁莲子道：“那都是小事，最要紧的是，我们不能这样去。真格的咱们三个人一直登门，到狮林观，硬去讨剑吗？咱们自觉理直气壮，人家狮林观也不是泛泛之辈，人家也自然有点说处。正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事从两来，莫怪一面，他们也许自觉很有一面理呢。这件事总还得托朋友先去道达一下，把咱们的理说开了，把他们的理驳倒了。然后我们赶了去，登门投帖，客客气气，以情以礼去讨，这才是我们江湖上有名姓的人物应该走的路数。我们不能那么冒冒失失，任着性子，一冲儿去干。”

柳叶青很不愿意地说：“您还要跟他们讲理，可是他们毫不跟咱们讲理。华哥凭白叫他折了一下，您反倒托人情去向人家说好的去，您不嫌太懦弱么？”

铁莲子哈哈的笑起来，说道：“江湖上还没有人敢说铁莲子为人懦弱的，也只有我的女儿挑剔我罢了。狮林观一尘道人是南荒大侠，跟我也是彼此知名，彼此钦慕的朋友；他不幸中毒死了，只许他的后辈对我的门婿无礼，却不许我找上门欺负他的门弟子去，这是从情谊上讲。若单讲势力，就凭咱们爷三个，堵着人家门口硬去讨剑，岂不欺人太甚？他们也栽不起，我也不愿担这个名。况且强龙不压地头蛇，一人不斗二人力，我们一定要托一两个熟人，先去关照一声。只要咱们有理，走到哪里，也说得出去。依我的意思，这一档事，不一定一上场，就抓破了脸，我们要看事作事。我要到云南狮林观，邀出南方江湖上知名人士，给我们两家评一评理，硬拿面子拘，也许把剑顺顺利利弄回来。这比恃强硬夺，不但面子好看，而且多少还能要得回来。叫江湖上评论，也说咱们有义气。若拿武力硬夺，那我们可就以‘失而复得’为荣，他们必以‘得而复失’为羞，倒挤出纠纷来，反而不好了。仲英，你说是不是？”

玉蟠杆杨华连连点头说“是”，又道：“上月师傅不是说已经托过人了吗？”铁莲子道：“是的，我曾经托过铜陵的骆祥麟，骆祥麟和狮林三鸟的第二鸟尹鸿图，按交情是论爷们的，尹鸿图还算师侄。我的办法，原是等你们结了婚，稍为闲一闲，我就带着仲英，先找老路，次找云南武林人物，把事情说开了，再到狮林观，去拜访三鸟，谢黄鹤、尹鸿图、耿白雁。”又笑着对柳叶青说：“这却用不着新娘子你出马，只由我和仲英两个人去就够了。还是那句话，我们拿着一尘道人临死的遗嘱，要求三鸟履行亡师遗教，退还寒光剑，认仲英为师弟。这样有武林人士从旁作证，方才彼此不伤体面，我们就把剑要得回来了，他们也不显着丢人。”

杨华听了，觉得也对，柳叶青脸上带出不悦来了。铁莲子柳兆鸿又道：“我本打算等你们婚后，过个三五月，就腾出工夫去办。现在仲英你既然要从戎作幕，我们就该提前赶紧预备，趁你没上任，先走一趟。把此事赶快办了个结，你们夫妻俩也顺气了，也安心了，我老头子也就可以歇歇了。姑奶奶若不挑眼，若肯依我的打算，我和仲英尽十天内，打点动身。不过，这件事情，很耽误时候。你想，云南狮林观，距离此地够多么远，托人讨剑，又未必那么顺手。虽说我们决以情讨，仍然预备拿武力做后盾。那么，三个月的工夫，只怕不能打来回。由咱们镇江先上云南，再折回来，就得两个多月。何况邀朋友，讨期会，见面接头，未必样样顺当，反正波折是少不了的；哼，一个弄不好，就得折腾半年。你也须防备狮林三鸟，不在本观呀，他们此时恐怕正忙着给他们的师傅寻仇报怨，未必准在狮林观等候咱们。还有青苔关狮林下院，是耿白雁的住处，也是仲英失剑的原地点，我们也得去探探，至不济也得托人去摸摸。你看，这怎么着也得要半年的长工夫，才能专心办这一件事，姑奶奶，你还冲我翻眼珠不？你只一盘算，就不会再怪你爹爹故意磨蹭了。”

玉幡杆杨华听完这一席话，还不怎样；因为他深知这一番讨剑，势必大动干戈，大费口舌。那女侠柳叶青却听得双蛾紧皱，很不耐烦起来。半晌才说：“真格像您说的，这么麻烦么？依我看，有两三个月的工夫，足可以完结了。”

杨华笑道：“本来是麻烦事，你嫌麻烦也不行啊。”柳叶青道：“哼，这麻烦还不是您老人家找出来的。那么大的人，竟会上人家的当，自己还有脸说呢！爹爹若不揽在身，凭你一个人，你就干瞪眼，挨人家的窝！你能够邀请能人，